

人生絮语

度过春天的方式

文/李 晓

早春,枝条上青筋暴出,花骨朵刚刚吐露,我便去乡野晃荡。我这样去率先拜访春天,是让自己的身体,早早地与地脉接通。

乡间有一池塘,水边柳丝柔柔垂挂,一群鸭子浮游于水上,红掌拨动浮萍,水中泛起涟漪。难怪古人说,春江水暖鸭先知。

每年春天我都不想辜负,春天的一些行程已经停泊在我的视线里。

友人徐哥在山里有一个老院子,那是一个进城居住农人的废弃老屋,经过徐哥匠心打造,携裹着漫漫风尘的老院子的老灵魂再度归来,成了徐哥的安妥身心之地。

徐哥住在山里这些年,新认识了几十种草木鸟雀。徐哥说,到了春天,屋檐下的巢居里,几只毛茸茸的雏燕软软地趴在草窝里,睁开清亮的眼睛,好奇地打量着栖息它们生命摇篮的这个老院子,望着燕妈妈从蓝天白云下“嘻嘻嘻唧唧唧”衔食归来,那一刻,徐哥会浮现起母亲养育孩子的如烟往事。令徐哥遗憾的是,老母亲10多年前已离世,是不能陪儿子来老院子里住一住了。

春天的第一次探访,我就是去老院子里见徐哥。如遇到春日里的朦胧烟雨,青瓦如宣纸铺开,屋上生起袅袅雨烟,凝视院中谦卑的依依垂柳,心境宽阔柔和。我在山里蓄积到肺腑里的好空气,可以供我一个季节的吐纳吧。老院子背后,有一个巨大山洞,我带上一本友人初春赠我的书去洞里读上一半天,那里没手机信号,没有刷屏的干扰与焦虑,春山含笑中的鸟鸣,想来是对我的问候。徐哥跟我说,有时他独坐山洞,看那苍苍亿万年的山岩,想起一个词叫地老天荒,人这一生啊,真如天地间一渺渺沙鸥。

城市里,还有几条老巷子没拆除,它

们是一个大城里的温暖补丁。夏天暑热中,我一般不去海拔1000多米的高山上避暑,尽管松涛声远远而来灌到了心肠。我去城市的几条老巷子里走一走,老巷子的幽幽凉风从两头吹来,特别是踩到那砚台一样光滑的青石路上,股股凉意会浸润心田,外面喧嚣市声也被老巷子柔软的胸膛隔绝开来。

到了春天,老巷子的地上缝隙里,会爬出星星点点的绿草,探头探脑中带来了城中的早春信息。还有突兀根须蔓延在老巷子墙上的黄葛树,到了春天,我远远望去,总感觉树冠处有绿烟袅袅,是树干里的水分在蒸腾吧。老巷子里,有我结识多年的三两老友,同老巷子一样安卧于我心深处。比如老曾,一个业余摄影者,他拍摄了这个城市1万多张照片,为日新月异的城市留下了一份光影底稿,他曾经自费印刷过500册摄影集。出了书的那一年,老曾首先邀约我到他家中坐一坐,一顿家常饭菜招待过后,他用毛笔在扉页为我签名送书,老曾是这样写的:“好兄弟,一辈子!”我当时觉得老曾太抒情了,但他签名后伸出双手用力地拥抱了我一下,暖流漫透中我才感到,这个平时显得木讷的男人,有一颗细腻多汁的心。

老巷子里还有收集乡下农具的孙胡子。这些年,在城里卖卤肉的孙胡子,他深入乡村农家,从那些蛛网爬满的破烂破旧农房里,运回了一个一个农耕时代的传统农具:独轮车、老纺具、犁、耙、石碾、碓臼、轱辘、打铁的老风箱、拉粮车……这些沧桑的老农具,摆满了孙胡子整整两个房间。孙胡子常坐在屋子里,怔怔凝视着他那些收藏的看家宝。“你轻一点啊,轻一点……”每逢有人出于好奇心跑到他屋子里摸着这些老农具,孙胡子就在旁边一遍一遍地叮嘱。我每次去孙胡子那里坐上一会儿,让我在城里也仿佛看到了屋顶上漫出的炊烟、农人匍匐大地的佝偻身影,听到了布谷鸟的歌唱……老巷子里还住着教我高中历史的宋老师,当年迷恋历史的我是他的得意门生。宋老师今年已88岁高龄了,去年秋天去看望宋老师,他一把抓住我激动地说:“吴主任好!”宋老师的女儿噙着眼泪对我说,爸爸患上了阿尔茨海默症,有时连她也不认得了。

今年春天,我要去探访这几条顽强蜿蜒在城市里的老巷子,还有这些老巷子里的故人恩师。这样的探访是在提醒我,在春天的满目芳华里,还有着我对时光深处的深情凝望。度过春天的方式,就是打开我命运的其间一页。



寻味日志

吃梨

文/高雁萍

惊蛰,吃梨。这个讲究,或者说习俗,到底始于何时?书上没有记载,但我脑子有,肠胃有。

小时候家里日子还可以,没受过冻,没挨过饿,应时应节的食物,几乎应吃尽吃。小年的麻糖,腊八的粥,老填仓的盖窖饼;到了二月二龙抬头,我妈早早就噼里啪啦炒好那圆溜溜的黄豆、黑豆,让我们钻在被窝里圪崩圪崩使劲儿咬,称之为咬鬼豆儿;据说可以长命百岁,也可五谷丰登。这惊蛰梨呢,也是早早买回家,等着节气的到来。

过去可没现在这条件,尤其北方市场,因为运输和储存的原因,一年当中根本见不上几次梨,到惊蛰露个面儿,几乎就收尾了。冬天倒是有冻梨卖,虽然不如新鲜的水灵,吃起来却别有风味。那时有个大胖子,隔些日子就骑自行车来村里吆喝着卖冻梨。我总怀疑他篓子里那些半儿拉货是商店卖不出去,放烂了,倒掉后他捡的。谁知道呢!

我妈下旧城买回的冻梨全是完整的。放到盆儿里,倒一瓢冷水泡,眼瞅着就激成个冰坨子。剥去冰壳,甩甩水,一咬一吸溜,别提有多爽了。

新鲜水果少见的时期,小孩儿感冒发烧咳嗽,吃个水果罐头,就能把病治好,你说神奇不神奇。

印象中,过去就有鸭梨,匀溜溜的个头,细皮嫩肉,看着好,闻着香,吃着水,戏台上的王嫂子称其为香水梨。1983年秋天我去北京玩儿,一块钱买了7斤刚从树上摘下来的鸭梨,现在呢,7块买一斤梨都不是最好的。

真正实现“梨自由”,是改革开放后的事儿。市场空前活跃,稀缺的东西越来越少,不光惊蛰,平常也能吃到梨了。虽然不如北京的便宜,一块钱也能买3斤,如果赶上收摊儿处理,给4斤多。

1979年盖起新房后,我家院儿里陆续种了很多果树,其中就有一棵苹果梨,不仅结果繁,糖分也高,现在还总在梦里摘梨吃。惊蛰吃梨,也有说道。此时蛰虫已被惊醒,天气渐暖,土地解冻,春雷始鸣,南方大部地区已进入春耕季节,北方虽然气温偏低,有些地方也开始为春耕做准备。因为“梨”和“犁”谐音,吃梨意在提醒人们,惊蛰一过,万物复苏,犁田种地,已是当务之急。

“梨”和“离”同样谐音。乍暖还寒,天干物燥的北方,惊蛰吃梨,不仅可以润肺止咳、去火怡神,还有与正在复活的各种病菌、害虫就此别离,以图四季平安,禾谷茂盛,人寿年丰的寓意。现在讲究却多了。走亲访友,探望病人,都不能带梨,更不能分着吃梨,尤其是两口子,因为分梨和分离同音。要我说呀,这都是吃饱了撑得瞎胡扯。

惊蛰吃梨,尤其那大个头的雪梨,一个人两个人三个人,都可以分着吃。

